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

# 如意劫

冯玉奇◎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

# 如意劫

冯玉奇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如意劫 / 冯玉奇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8. 2  
(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9641 - 7

I. ①如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侠义小说 - 中国 - 现代  
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48103 号

---

点 校: 缪辛亥  
责任编辑: 蔡晓欧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12.25 字数: 132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9.80 元

---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 一 章 | 凤凰坡兄妹显神通 .....      | 1       |
| 第 二 章 | 亡命徒断臂为女色 .....      | 14      |
| 第 三 章 | 探贼巢无意救忠良 .....      | 26      |
| 第 四 章 | 定恶计有心夺人妻 .....      | 37      |
| 第 五 章 | 窥破行踪戏弄铁头陀 .....     | 52      |
| 第 六 章 | 山穷水尽欣逢小孟尝 .....     | 67      |
| 第 七 章 | 白雀寺中小燕险遭劫 .....     | 81      |
| 第 八 章 | 燕子坡外黑儿竟遇妖 .....     | 95      |
| 第 九 章 | 服仙丹死里逃生 .....       | 109     |
| 第 十 章 | 结仇恨谎报凶信 .....       | 123     |
| 第十一章  | 淫人妻女眼前报应 .....      | 140     |
| 第十二章  | 心灰意懒皈依佛门 .....      | 154     |
| 附 录   |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 ..... | 裴效维 171 |

## 第一章

### 凤凰坡兄妹显神通

“黄叶无风自落，秋云不雨长阴”，这两句话真一些也不错。秋天带来了萧瑟的情调，令人会感到一些凄凉的意味。夕阳向西而坠，两旁浓密的树林，那绿油油的枝叶儿上也笼罩了一层红粉的色彩，显得无限的美好。

黄昏的空气是分外的静悄，仿佛孩子沉睡在慈母怀中一样的恬穆。突然间一阵嗒嗒的马蹄声，冲破了这四周的寂寞。这就见那万绿丛中飞驰来两骑马匹，上面坐着一男一女，年纪都还只有十五六岁。男的身穿一袭紫色缎的大氅，头上紫色缎巾勒额，旁边缀着一个粉红色的鸳鸯结，脚下抓地虎头鞋，背上插着一柄长剑。生得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，英武中带着婀娜的气概，确实是个很俊美的少年。女的身穿葱绿色的袄儿，外披一袭绣花红缎的披肩，头上绾着两个螺丝髻，十足还显出一个小姑娘的样子。只见她面如满月，眉不画而翠，唇不点而红。两道剪水秋波，盈盈欲活，尤令人感到娇憨可爱。

原来这两个年轻的男女，就是白犹龙和他的妹子白小鹃。他们从云南昆明拜别了爸妈云生和晴鹃，妹妹往大理县罗家集外祖罗鹏飞那儿去探亲，哥哥到四川姑爸柳文卿那儿去拜望。兄妹俩

在途中经过许多曲折离奇之事，始在柳文卿那儿相会。结果，众小侠遂到白雀寺去向圆明僧报仇，险些被照衲祖师悟空道人害了性命。后来孝感动天，所以昆仑祖师阿耨尊者精一和尚也便翩然下山相助，终于报了这件大仇。以往之事，均在《血海仇》说部中表过不提。

且说白犹龙兄妹俩在文卿姑爸府上住了数月，和秦天仇、柳若飞、柳小萍、陆豹、陆青鸾等小兄弟小姊妹早晚在一块儿练剑游玩，十分快乐。光阴匆匆，不觉已到秋凉天气未寒时了！犹龙因思离家已久，那天抬头见空中飞过雁阵，不免起了归思，生怕爸妈记挂，遂向姑爸文卿辞别。柳文卿因犹龙一表人才，武艺超群，且又救了自己女儿小萍的急难，所以欲把小萍许配与他。犹龙虽然满心欢喜，但未得父母同意，故而不敢贸然答应。后来还是小鹃做主，她说爸妈那儿，自当代为陈说。于是彼此交换信物，小萍以项下一块血红的如意石交与犹龙，犹龙亦把身上那条鸳鸯宝带交付小萍。到了次日，这才匆匆而别。

兄妹俩一路向云南进发，行行重行行，不觉暮云四布，乌鸦吱喳归巢，显然天色将晚。犹龙勒住丝缰，回眸向小鹃望了一眼，问道：“天色已夜，这儿又无旅店，如何是好？妹妹腹中不知可有饥饿吗？”

小鹃一撩眼皮，微笑道：“我没有饿，哥哥若饿了，我缠袋内有饼。没有旅店，咱们就不妨走一夜，那要什么紧？”说着，在马上撩过手来。犹龙去接，果然有五六个小小的金钱饼。因为妹妹既这么说，他便吃着饼儿也就不作声了。这时两人已并辔而行，犹龙见小鹃望着自己抿着嘴儿只管憨憨地娇笑，遂又问道：“妹妹干吗老望着咱笑？难道我脸上有什么花纹吗？”

小鹏道：“花纹倒没有，我问你句话，你只知道拿了饼就吃，不过你晓得这饼是打哪儿来的吗？”

犹龙被妹妹这么一问，倒是愣住了一回，摇头笑道：“我不知道是打哪儿来的，心里也真奇怪呢！怎么妹妹的缠袋内竟变出饼来了？”

小鹏扑哧一笑，说道：“你瞧嫂子是想得多么周到，她昨天夜里特地叫柳笛去买了来，亲自交给我放在缠袋内。说在路上没有饭店的时候，可以聊作点心之用。如今哥哥不是正配着胃吗？所以我说哥哥也不知打哪儿来的艳福，竟得了小萍表姊那么一个美丽的妻子，岂不是叫妹妹也代为欢喜煞人吗？”

犹龙微红了脸，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所以世事真不可捉摸，姻缘乃前生注定的呢！不过所遗憾的是小萍表妹没有武艺，因为际此弱肉强食的时代，若没有本领，是很容易吃亏的。”

小鹏秋波向他一瞥，说道：“其实女孩儿家要不了什么天大的本领，比方像二舅妈春燕，她有精熟的武艺，到现在还不是藏着没有用出来吗？”

犹龙听妹妹提起二舅妈柳春燕，因为自己没有到罗家集去过，所以对于二舅妈究竟是个怎么样的女子当然还不知道。他把嘴里吃着的饼全都咽了下去，向妹妹又问道：“我听爸妈常说二舅妈的厉害，说幼年的时候就闻名四海。天下多少绿林好汉，无不甘拜下风。若听‘柳春燕’三个字，都会望风而逃。我也真不知二舅妈是个怎等样人，难道长着三头六臂不成……”犹龙望着暮霭天空中飞舞的落叶，很怀疑地说道。

小鹏早已向他啐了一口，忍不住伏在马背上哧哧地笑起来了。犹龙见了妹妹这个神情，心里很是奇怪，忍不住开口又问

道：“妹妹，你笑得这分样儿干什么？我这话可是说得不对吗？你是曾经到云南大理县去过的，最好告诉我一些。大舅父、二舅父、大舅妈、二舅妈他们到底是个怎样的人？听说有两柄太极阴阳剑，不是都在二舅父和二舅妈的手中吗？”

小鹏这才停止了笑，坐正了身子告诉道：“二舅妈人家真生得美丽呢！现在虽然三十开外的年纪了，但风韵犹不减当年。你怎么说她长了三头六臂？那不是成了鬼王了吗！”

犹龙听了，也忍俊不禁，说道：“原来二舅妈是个美人儿，我以为江湖上好汉见了她都会害怕，还不是有着三头六臂特别的功夫吗？”

小鹏秋波白了他一眼，忍不住抿着嘴儿又好笑起来。一会儿方说道：“大舅父罗秋岚和我爸爸原是师兄弟，大家都是屠龙客的徒儿。二舅父罗海蛟是峨眉老人朱非子的徒儿，本领都是了不得的。只有大舅妈史箫凤却和我未来嫂子小萍表姊一样的，也是弱不禁风，一些武艺都没有。”

犹龙点了点头，忽然又伸过手去，说道：“妹妹，饼还有吗？”小鹏于是在缠袋内又抓了一把交到他的手里。犹龙见仍旧只有五六个，遂笑道：“妹妹也真小气的，五六个饼一回，就是拿上十回我也吃不饱！”小鹏听他这样说，心里有些生气，把小嘴儿一鼓，说道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？你不见我的手小吗？一把就只有五六个可以抓呢！这饼原是嫂嫂预备着给你吃的，我敢小气吗？现在这样吧，我连缠袋都交给你了，那终好了。”

小鹏说到这里，又嫣然地一笑，解下身上的缠袋，交到他的手里去。犹龙见妹子薄怒娇嗔的意态，心中倒又急起来，连忙摇了摇头说道：“我原和妹妹说句玩笑话，你就认起真来，那不是



叫我感到没趣吗？”小鹏笑道：“谁跟你认真？这缠袋怪重的，我拴着很累，就哥哥给我代拴着吧！”犹龙这才接过，拴在腰间。伸手也抓了一把饼交到小鹏的手里去，说道：“天色是越来越黑了，时候真的不早，妹妹也吃些垫垫饥。”

小鹏明眸只管望着前面的树林，很随口地答道：“我很饱……”犹龙没等她说下去就更急道：“这样子你还不是仍旧跟我生着气吗？”

小鹏其实心中原在想着自己的心事，今被哥哥这么说，她就忙回头伸手来接了去，不料却有好多个全都掉到地下去了。这就笑道：“哥哥的手真比我大得多，这一把最起码就有十来个吧！”犹龙这才放下了心，望着她粉颊笑道：“妹妹，我们再闲谈一会儿。那么小凤姊姊、成祖弟弟、小蛟哥哥、小燕妹妹你也都碰见过了，他们的武艺怎么样呢？”

小鹏刚才所以出神想的心事，原是小蛟这个表哥。因为自己这次往罗家集去，路过大塔寺，曾经被广法僧用迷药晕倒。要不是小蛟表哥相救的话，恐怕自己早已失身在贼秃的手中了。不过自己女孩儿的身子，是已被小蛟表哥完全地瞧见过了。想着哥哥和小萍的婚姻，自然亦想起自己的终身，不知和小蛟表哥是否有团圆的日子？虽然住在罗家集的时候，小蛟对待自己是非常多情，小燕在旁也时时取笑，因为自己的身子被小蛟瞧见这一回事情，小燕这妮子是完全知道的，不过我俩的婚姻究竟还是悬着呢！

小鹏正在暗自沉思，听哥哥又这样问，遂把乌圆眸珠溜溜地转了转说道：“说起来是很奇怪的，大舅妈是文的，所以小凤姐、成祖弟也手无缚鸡之力。这次成祖弟赴省城考试，半途遇到歹

徒，还全亏青鸾妹妹搭救的哩！至于小蛟表哥和小燕表妹那就不同了，他们的本领可真了不得，而且拿了二舅父、二舅妈的太极阴阳剑，可真是威风。”

犹龙听了，心里很是羡慕，遂忙问道：“那么妹妹和他们相较也差不多吗？”小鹏摇头道：“恐怕不及他们多了。我觉得在几个兄弟姊妹中，我的本领是最低弱的一个呢！”犹龙笑道：“太客气，太客气！”小鹏啐他一口，不禁又为之嫣然笑了。

这时空中完全已现出了紫褐的颜色，从几片灰白的浮云堆里露出一个挺大挺圆的明月来。她有些娇羞似的吐着那一缕缕清激而玉洁的光芒，笼罩着整个的大地。犹龙兄妹两人的影子和马的影子都映在地上非常清晰。夜是静悄悄的，温情中带了美丽的风韵。两旁树林矗立在云霄，把浓密的绿叶盖成了一扇天然的屏风。四周是寥寂十分，除了平原上送过来一片秋虫唧唧的鸣声外，只有含着节拍的马蹄声，嗒嗒地在空气中波动。

小鹏望着静夜中的景致，心里感到有些高兴，在月光下绕过媚意的俏眼儿，向犹龙逗了那一瞥妩媚的目光，笑道：“哥哥，我可惜不是个画家，不然我一定画几幅自然的风景画。我又可惜不是个诗人，否则我也一定作两首美丽的诗句。”

犹龙听了，不禁扑哧一笑，说道：“妹妹，你这几句话不说也得……”谁知犹龙话还未完，突然听得一棒锣声，接着有一片呐喊和厮杀的声音，远远地从夜风中吹送过来。小鹏慌忙停马不前，蹙蹙眉尖，说道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犹龙向前望了一望，见是一座很险恶的山岭，遂说道：“前面一定是盗匪出没之处，莫非正在劫夺过路的商客吗？”小鹏点头说道：“哥哥的猜想不错，我们且过去瞧个仔细。若果然是盗

匪抢劫良民，咱们就杀他一个片甲不留，也好给社会除去一害，你瞧怎么样？”犹龙把头一点，两腿在马腹上紧紧一夹，松了马缰，两骑马匹这就哗啦啦地飞驰过去。

到了山前，只见那边平原上有许多喽啰围成了一个圈子，里面有两条好汉正在交手。犹龙小鹃在清辉的月光之下，见一条好汉生得一副雷公的脸，尖嘴小鼻，长得非常可怕。另外那条好汉二十七八，生得一副白净的脸儿，倒也气概不凡。两人手中各执武器，那时这个雷公嘴的大汉把手中两条九节钢鞭，舞动得生龙活虎，把那白净脸儿的打得只有招架的能力，没有还击的余地。四周的喽啰，更是呐喊助威。那好汉胆怯，连招架的能力也渐渐地消失了。就在这个当儿，那个雷公嘴的突然飞起一腿，把他踢倒在地，抢步上前，举起钢鞭就打将下去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小鹃道：“瞧来尖嘴的绝非善良之辈，待吾助他一臂吧！”遂在镖袋内摸出一支银镖，向那边抛了出去。只听当的一声响，不偏不倚的齐巧打中在他的钢鞭上。钢鞭受了震动，打下去的力量就顿了一顿。那跌在地上的汉子慌忙跃身跳起，意欲夺围而逃，不料众喽啰就更围了拢来。

这就恼怒了犹龙，拔出背上的长剑，一马放了过去，口中犹大骂道：“好大胆的狗强盗！欺侮一个单身汉，羞也不羞的？”说着话，马儿已到。剑光起处，只见血肉横飞，人头滚滚乱抛。杀得喽啰们喊爹哭娘，纷纷向后溃退。

雷公嘴的方欲结果那汉子的性命，不料突然有人来救，心中勃然大怒，喝声：“喽啰们退过一旁，待老夫生擒小子！”说着舞动钢鞭，便直取犹龙。犹龙哪里放在心上，把剑格了上去，只听当的一声，顿时火星直冒，稍觉虎口作痛。到此方知尖嘴的厉

害，遂不敢轻敌，小心迎战。那白脸的汉子见有人前来助战，心中大喜，遂握了大刀，也加入作战。尖嘴的汉子脸无惧色，而且精神百倍，愈战愈勇。

小鹏站在斜坡上瞧此光景，生怕哥哥有失，遂在镖袋内又摸出一支银镖，对准雷公嘴的打了过去。雷公嘴的正杀得兴起，突然腿上一软，身子便倒了下去。喽啰们见大王摔倒，早已一哄上前，抢了身子就逃奔上山。犹龙放马欲追，却被那白脸好汉叫住了，说道：“小英雄！穷寇莫追，放了他去吧！”

犹龙听他言之有理，随即回身下马。那好汉即上前叩谢救命之恩，犹龙忙也还礼不迭，笑道：“好汉你可谢错了，你的性命倒另有其人相救的哩！”说着回头向斜坡上一招手，只听一阵马蹄声响，早已过来一骑马匹，上面跳下来一个美丽的姑娘，盈盈含笑，意态可人。犹龙笑道：“那支镖原是我妹子小鹏放的。”

那好汉听了，立刻施礼，并问犹龙尊姓大名。犹龙一面告诉，一面还问道：“好汉贵姓大名？不知如何同那贼交战的？此贼姓甚名谁？还请一一告我是幸。”那汉子道：“在下姓赵名药枫。说起那贼名叫孙灵精，绰号赛悟空，原是凤凰坡的寨主。在下路过这儿，谁知他们便拦住去路，要咱留下通路费才能过去。他妈的！咱想路是皇上的路，如何任他们这般强盗横行？所以杀了几个，这厮也就亲自出马了。两个小英雄是到哪儿去的？”

犹龙回眸向险恶的山岭瞧了瞧，心中暗想：原来这儿就是凤凰坡。遂说道：“咱们兄妹是回云南去的，因错过了宿店，所以索性连夜赶路，不料却遇见了老兄。”赵药枫笑道：“正是巧极，那么咱们找个坐处休息休息可好？请两位只管上马吧！”犹龙和小鹏于是跃身上马，却是按辔缓步而行。

药枫说道：“离此十里有小小的村落，咱们可以前去借宿，两位何不放马疾驰呢？”犹龙说：“我们放马疾驰，老兄步行奈何？”药枫毫不介意地说道：“不妨，我自当追随可耳！”

犹龙听了，好生犹疑，暗想：此人莫非是神行太保吗？小鹏听他口说大话，遂要试试他的行路究竟如何快速。便即扬起一鞭，只见马蹄四脚腾空，飞驰而去。犹龙见妹妹已去，于是也疾驰飞跑。约莫半个时辰，忽听后面有人叫道：“两位小英雄且停住了马，前面就有借宿之处了。”

犹龙和小鹏回头望去，只见赵药枫面不改色，不吁不喘，果然在后面尚缓步而行，一时心中大奇。犹龙不禁笑道：“老兄神行之速真令人敬佩得很！”药枫却谦让道：“这些小技何足道哉！”说着奔上几步，已抢过他们的马前，伸手向前一指说道：“你们瞧那边有灯火射出，可不是有了人家吗？”

于是犹龙兄妹下马，牵了马缰，和他一同步到村前。不料就有几头猎犬迎面奔来，汪汪地狂吠。就在这时，院子里有个老嫗走出，喝道：“阿黄不得无礼，快快回来。”说也有趣，几头猎犬听了喝声，便摇头摆尾地回身而走。犹龙、小鹏遂上前求宿，那老嫗见是两个年轻的男女，遂点头笑着答应，请三人进内。

犹龙、小鹏把马拴在院子里的树干上，大家到了草堂坐下。老嫗泡上三杯茶，问了三人姓名。犹龙也问了她的姓氏。她说：“龚姓，儿子大狗，原是行猎，今晚往镇上朋友家里去游玩，想是不会回来了。”说着便回身料理房间。这里犹龙和赵药枫闲谈了一会儿，倒也颇觉投机。不多一会儿，龚氏就来请三人安歇，因为知道他们的关系，所以收拾两间卧房。犹龙兄妹合住一室，药枫一人一间。他向两人点头道声晚安，遂各自回房去了。

犹龙兄妹进了卧房，遂即关上门。两人在桌旁灯下坐了一会儿，犹龙见妹子翠眉含颦、杏眼微凝，仿佛在想什么心事般的，遂低声地问道：“妹妹，你想什么心事呀？”小鹃听了，遂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我觉得那个赵药枫，恐怕也不是个好人吧！”犹龙奇怪道：“妹妹何以见得？”

小鹃微红了两颊，雪白的牙齿微咬红的嘴唇皮子，沉吟了一会儿方才轻声地说道：“刚才我们坐在草堂上，他不是和哥哥聊着天吗？妹子见他口里虽然和哥哥说着话，两眼却只管向我身上瞧。我细窥他的意思，似乎他有些存心不良。而且此人两眼含糊，脸虽然很是英俊，终不像是个侠义英雄。所以我们明天该和他快快分手，因为此种小人，是避而远之为妙的。”

犹龙听了这话，摇了摇头，笑道：“那是妹妹细心过分了一些了。你说他向你呆瞧，那么你不是也去瞧他的吗？假使你不去看他的话，你怎么知道他是来瞧着你呢？难道说你去瞧着他也是心中存着不良吗？”

小鹃被哥哥这么一说，连耳根子也羞得绯红起来了，噘着小嘴儿，恨恨地啐了他一口，娇嗔道：“哥哥忘记了爸妈的话吗？说现在这个时代，都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的。在外面交朋友，是更应该要谨慎小心才是。若一不小心，就有失足的可能。像天仇表哥的爸爸秦小官，他在山上的时候，是个多么有抱负的少年英雄。后来结交了圆明僧，终于跟着糊涂起来，结果弄得自刎身死，那是多么令人感到痛惜！而且害苦了我们的表姨妈薛香涛。记得妈告诉我的时候，小官姨爹自刎身死，可怜天仇表哥还在姨妈的腹中呢！妈妈是曾经叫我监视你的行动，你若不听从我的话，我回家之后一定叫妈罚你哩！”

犹龙听妹妹絮絮地说了这一大套的话，神情非常可爱，遂不禁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我也不是一定要和赵药枫交朋友，而且又不是不肯听从妹妹的话。既然妹妹有这个感觉，那么我们明天就和他分手是了。你何必要回去告诉爸妈，就是我挨了爸妈的责罚，你不是也没有什么好处的吗？”小鹃听哥哥话软了下来，秋波逗给他一个媚眼儿，抿嘴扑哧一笑，也就不言语了。

两人呆坐了一会儿，这时犹龙在怀内又摸出那块血红的如意石来，在灯光下细细地把玩了一会儿，觉得红润如玉，光泽可爱。上面贯了一条粉红色的缎带，打了一个很美丽的鸳鸯结。犹龙瞧了此石，脑海里便浮现出柳小萍的粉脸儿，真是眉如春山远隐，眼若秋波细横。芙蓉其颊，杨柳其腰，浅笑含颦，美目流盼。这种风流妩媚的神情，真够令人意销心醉的。犹龙满心眼儿里充满了甜蜜的滋味，他的嘴角旁不自然地透露出一丝笑意来。

小鹃瞧此情景，一颗芳心也暗自羡慕，遂伸手问他要过了这块如意石，也细细赏玩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这块如意石是小萍表姊项下贴身之物呢！她把这块如意石给你作交换的信物，我知道她是含有些身子终跟着你的意思，你说对吗？”

犹龙不好意思说“是的”，所以微红了脸颊，只是傻笑。小鹃把如意石交还了他，明眸神秘地瞟了他一眼，笑道：“好好藏着吧！”

犹龙伸手接过，遂又藏入怀内，向小鹃有些央求似的说道：“妹妹，这头婚姻我本来是不敢答应的，因为我们到底没有问过爸妈哩！如今是你拿了主意，那么在爸妈那儿，妹妹是千万要给我好好陈说的。虽然这是姑爸柳文卿的意思，但没有向爸妈请一个示，到底觉得有些孟浪吧！”

小鹏笑道：“这个我当然会向爸妈说的。爸妈一听有个这么好性情好模样的媳妇儿，还不欢喜得咧开嘴儿笑吗？所以哥哥对于这一点，是不用担忧的。只不过妹子帮了你的忙，你该拿些什么东西来谢谢我呢？”

犹龙望着妹妹娇憨的粉颊，倒是愣住了一回，笑道：“你说吧，妹妹喜欢我怎么谢，我就怎么谢。”小鹏扑哧地笑道：“你心里猜一猜，我喜欢哥哥谢什么？”犹龙把手搓了搓，沉吟着笑道：“那叫我怎么能猜得着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眼珠一转，忽然“哦哦”了两声，笑起来道：“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”

小鹏听哥哥这两句“我知道了”的话中，仿佛是含了一些神秘的作用，遂正着脸色问道：“你知道了什么？哥哥不可以胡说的，否则我就不依你。”

犹龙并不因她预先声明而转变了话锋，他依然笑嘻嘻地说下去道：“天仇表哥生得一表人才，而且武艺出众，我瞧将来前程远大。若和妹妹配成一对，也是一头美满的姻缘呀！所以我回家后一定向爸妈表达这个意思，叫人前去做媒，能够促成良缘，那么在我我说起来不是‘投我以桃，报之以李’了吗？”

小鹏听他果然说出这一些话来，把两颊真羞得像一朵玫瑰似的娇红，咬着嘴唇皮子，忽又啐他一口，恨恨地嗔道：“我就知道你说不出什么正经话来的……”犹龙笑道：“这话是再正经也没有的了，妹妹心中难道还不喜欢天仇表哥吗？”

小鹏听了，低着头，并不作声。一会儿，才抬起螭首，秋波掠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哥哥你不知道吗，天仇表哥人家和小燕表妹早已爱上了呢！”犹龙哦了一声，笑道：“原来如此。那么妹妹一定和小蛟表哥爱上了是不是？”



小鹏也想不到这句话却被哥哥说到心眼儿里去，一时芳心别别乱跳，两颊愈加娇红，嫣然地一笑，却又低头不答。犹龙瞧此光景，觉得自己的猜测也许是对的，便很得意地笑道：“可不是？妹妹，你别赖，我这么一猜就猜着了呢！”说着，便哈哈大笑起来。

小鹏被他笑得难为情极了，遂把纤手向他扬了一扬，做个要打的姿势，嗔道：“你再胡说，我就捶你！”说时，秋波又逗给他一个妩媚的白眼。但不知有了怎么一个感觉之后，忽然她把纤手缩回来，按到她樱口上去，故意打了一个哈欠，说道：“时候真的不早，我们睡了吧！明天还得赶路哩！”

犹龙遂也停止了笑，站起身子，见上下首铺着两张床，遂问道：“妹妹睡哪一张床上？”小鹏道：“随便哪一张都行。”说时已步到上首那张床前去了。

犹龙于是脱了衣服，上床就寝。忽然感觉胸口好痛，伸手一摸，原来是那块如意石，遂从贴身小衫内取出，放在枕儿旁边。忽然他又拿到嘴上去吻了一吻，自己也忍不住哑声儿笑出来了。犹龙含了一颗甜蜜的心，拥抱着被儿，沉沉地去找寻他的好梦了。也不知经过了多长时间，犹龙在睡意朦胧中，忽然被妹妹尖锐的叫声吵了醒来。

不知究竟为着何事？且待下回再行分解。